

自我记事起,运城在周边县的人心中,就是有些“高大上”的存在。这里很早就有各种学校、中专、师范、戏校,还有行署,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盐池,产了几千年盐的盐池。

运城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很多人,年轻时冬天曾在盐池铲过、转运过硝。顶着呼啸的北风,拉着笨重的平车,踩着雪一样的硝,拱背弯腰地向前,将硝从盐池中央一趟又一趟运到指定地点。汗湿透了棉袄,风吹红了脸和双手,体内的热与环境的冷,奇怪地搏斗、交织、冲突。从早到晚,一个青年人能挣到三元钱。这个数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,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。那时,一碗豆腐脑一毛钱,一碗小米汤五分钱,面汤三分钱。那时的一块钱,真的是可以掰开来一点点地花。

运城籍著名国画画家苗重安也曾在盐池拉过硝,一天不回家,从家里带去黑馍,奢侈的时候还有一根葱。饿了,他就从布袋里掏出馍,剥了葱,一口馍一口葱,再用葱刮一下裸露小腿上粘的盐粉,可以吃到咸味,“饥饭甜似蜜”,很享受。

20世纪初,剧作家田汉到运城盐池参观,写了“千古中条一池雪”的诗,流传甚广。从诗描写的情形看,他应该是在冬季来盐池的。过去的盐池,夏产盐,冬产硝。数九寒天,硝花结满湖面,乍望去,确实是一池白雪,银装素裹。田诗的妙处在于,从时间上对这一景观进行了畅想。一个“千古”让盐池有了纵向的维度。说到田汉,不能不说齐白石老先生,他也在20世纪初来过运城,专门参观了盐池的打斗窝,还饶有兴趣地拿起打斗窝工具,在厚厚的盐板上认真打了一会儿。

关于盐池,再古早点的记忆要在新中国成立前了,盐工淌着热汗捞采盐粒,工头拿着疙瘩鞭四处游转,看谁动作稍微慢了些,便会劈头盖脸地打上去。

盐工的生活虽然苦,但毕竟是一份工作。下点苦,填饱肚,在战乱年代是乱离人的梦想。于是,来盐池打工的人源源不断。本地的不说,仅山东、河南来的人就很多。以至于在盐池周边形成了几个村庄,大李村、小李村,据说就是盐工们落户建起的。除此外,还有小五队、槐树凹、原王庄……盐池周边的村子,大多都有河南、山东的人居住。他们吃苦耐劳、性格坚忍,丰富了运城本地人的族群文化,刷新了运城本地人的创造力阈值。

他们默默地融入了运城的生活,受过种种苦难的他们中,还诞生了不少寿星。90多岁的不算,活过百岁的也不鲜见。只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们,才最先得风雨,耐得病痛,经得起时间的磨砺。

盐池,不动声色地更新着这方生民的基因,优化着这里族群的构成,让坚忍顽强、吃苦耐劳、淳朴厚道等人性的光,一次次闪亮在盐运之城。

盐池之所以称为池,还因为池岸上的池神庙,唐代宗时修建,历代有维护与更新。有了池神,盐池便不仅是自然的存在,更具有了神性的意义。务实的先祖,早早就将太阳神、风神与池神同奉,一字排开的殿宇,给了他们尽可能的公允,一个都不能少,都值得享有盐之美味与利益的生民顶礼膜拜。一年又一年,一代又一代,池神庙走进了现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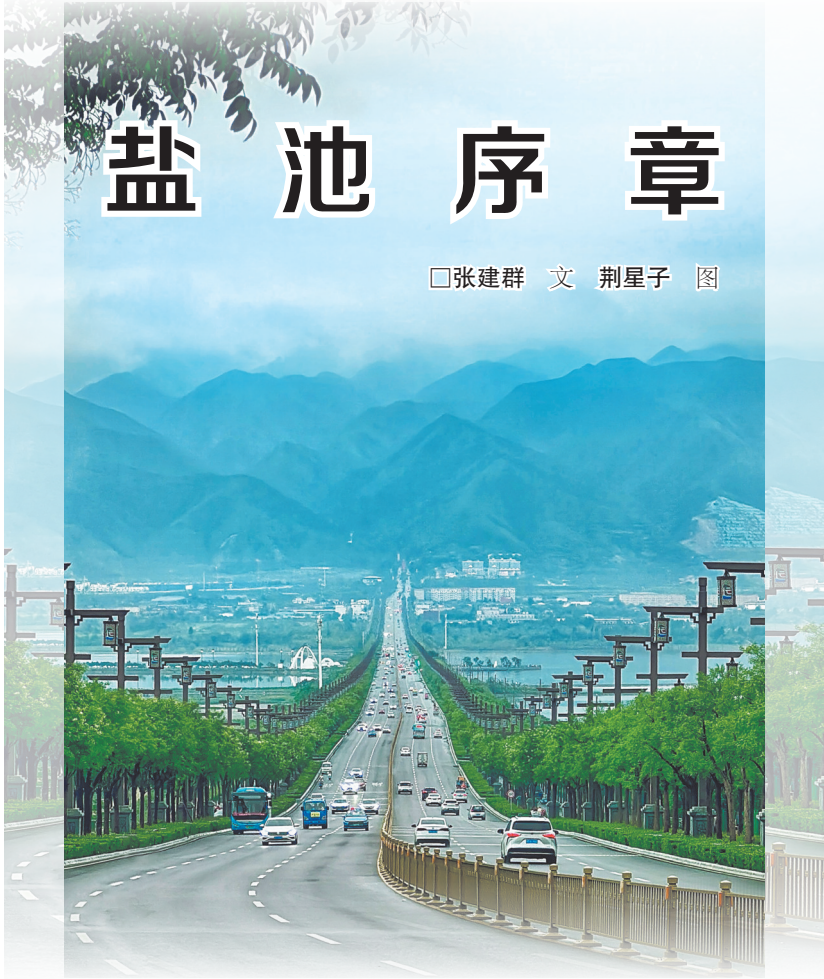
盐池产盐是离不了风的。盐池那劈头盖脸的风自中条山上下来,从湖上摧枯拉朽地刮过。万年盐水经过它粗暴的抚摸,倏然变色,盐粒从水中跃然而出,再经过天日曝晒,逐渐如玉一样温润晶莹。泛着青色的光,如玉一样的质地,却有着玉没有的用途。它,是可以入口吃的,可以调和美味、强壮筋骨。再用老祖宗务实的目光看它,池盐大颗,真比玉更可爱呢!

这一池盐水,大有来头。据说亿万年前,地球寒武纪发生造山运动,一片大海中突然升起一座山,于是海底成了地面,海眼成了盐池。运城如今这一池盐水,天生地造,先引来了逐水逐盐而居的动物,犀牛、大象、剑齿虎。不管多么古老的动物品种,它们生成高大的躯体与骨骼,都需要盐。动物们在池边摇着尾巴散步,几万年过去了,更高级的灵长类动物到来,它们也发现了这一池天赐宝盐。惊喜的人类先祖,望着南边的山,西边的黄河,眼前的盐池,立即在这里定居下来。文明的篇章一点点打开。

尧舜禹最早都建都于河东,不能说与这一池天宝无关。留下来的文明印迹有舜帝爷的《南风歌》:“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这首歌传唱了四五千年,南

济凯歌。那些年,成龙为南风集团的奇强做过广告。“干干净净做人,中国人,奇强!”那些年,这句广告词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,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。那些年,南风不仅吹拂盐池,吹遍运城盆地,而且吹上高原,拂过长城,京津冀、陕甘宁、鄂豫皖、辽吉黑,青海、西藏……几乎到处都有奇强的身影。那些年,南风劲吹之下,河东成长起了一批出色的营销人才。他们食池盐之味,蒙池盐之福。

那些年,盐化各厂,每一家厂子几乎都红火、兴旺,为了整合资源,做大做强,南风人还把厂子开到了陕西、安徽、四川。背靠盐池的南风人,走出去腰杆硬,说起话掷地有声。那是一个运城轻工业扬眉吐气的时代,运城中心城区建起的第一大广场,就以南风而名。运城市委大楼里最大的会议室,就叫南风厅。



盐池序章

□张建群 文 荆星子 图

风也吹拂了四五千年。运城人,可能都吹过这古老又年轻的风。南风广场每天早上都有人唱歌跳舞,人们的欢乐,大约与舜帝爷抚琴歌唱的欢乐一脉相承。沐浴这吉祥的南风会喜上眉梢,生命需要风雨阳光,尤其是需要盐的。而运城人,就守着这一池万年盐水,守着富庶荣光。

几千年中,盐池不知道方便了多少生民,更不知道富足了多少盐商,仅近代便有景德馨、卞合兴盐号,有盐商王楷、罗眉仙,还有许鉴观等盐官。古代的包公、范祥、年羹尧……那更是在史册中闪光的人物。

一池河东盐,半部华夏史。不知这话是谁总结的,总之,颇有道理。

盐池在当代的辉煌,当属运城盐化局,再加上南风集团了。盐化局早期的一位局长、福建人范昌标,曾经是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。想想吧,得多么勇猛的铁血男儿,才配得上守护今天的盐池。

后来,那是改革开放之初,南风集团横空出世,又有一位河东男儿,以过人的胆识与才智,唱出了一曲响遍全国的经

南风,养育了小半个运城。它是形而上的存在,也是具象的存在。听起来它是摸不着的风,行走烟火人间,它却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
盐池到当代,成为重要的化工基地。因它而生的盐化工厂有十个之多。记忆中,银湖洗衣浆是盐化出品的。几十年前,运城人洗衣服,除了洋碱,就是洗衣浆。相较而言,洗衣浆泡沫多,去污力强,是人们喜欢的。银湖洗衣浆装在一个无色的塑料袋里,袋子上边印着中条山和盐池景色,上边有漂亮的大字:银湖洗衣浆。洗衣服时,把白色的浆体从袋子中挤出,溶于水中,然后把衣服泡进去揉搓,随着水的颜色渐渐变深,衣物却是一点点鲜亮洁净起来。那时,盐池在人们的心中,挺神奇,也挺宝贵。它几乎像那句广告词一样,和运城人天天见,和运城周边的天天见。

运城有盐池,有中条山,山水相依的地方生长起来的人,有一种特别的气质。远的不说,仅明代兵部侍郎、三边总督刘敏宽,左都御史曹于汴,都是盐池边的路村长大的。他们那种文武兼修的气魄、刚正不阿的风骨,不能不说与盐池有关。至少吹了五千年的南风吹过他们的躯体,舜帝《南风歌》也在他们耳边回响过。刘

侍郎打了许多胜仗,为明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曹于汴不畏强权,扳倒权监魏忠贤,没有相当的胆识和气魄不可能成功。

话说远了,再回到盐化的时代,运城的南边,离盐池最近的地方,几乎都是盐化的地盘。运城13县(市、区)的老老少少可能都与那里有过交集,后来,盐化变为南风,“银湖”转为“奇强”,运城因为奇强,高光了好多年。

盐湖22号堤埝,如今成了远近游客的打卡地,人们都想看看盐池的水,看看池上的天,看看池南的山,尤其是吹一吹那吹了五千年,或者还要更久的盐南风,那是生长的风,也是财富的风。

盐池在南风集团之后,曾经做过一个七彩的梦。热爱它的人们,建议将黄河的水引进来,改变它的化学功能,从而回归文化旅游使命。那一年,据说水引来了。那一年,运城的空气都湿润了许多。有一架航拍的无人机在客水进入后的盐池上空盘旋许久,打开拍到的照片,惊奇地发现,盐池的颜色发生了神奇的变化,它变成七彩的了。而且因为水中各种化学物质含量的不同,客水带来了新鲜的元素,引发了盐池中神奇的反应。在原有畦形的加持下,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调色板,而这种色彩只有在艳阳高照的时候,无人机飞到高空后才能拍到。

一个古老的海,或者湖,或者还是回归它的小名——池,一下子演绎了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的传奇。明明在空中看到它是七彩的,回到地面再去看它,一汪深沉的水,空茫一片,无色无声。你于是会思考许多种命题,物理的,光的折射;化学的,元素的反应;哲学的,各种机缘的巧合;文学的,七彩的梦想,七彩的人生;历史的,绝无仅有的蝶变;科学的,卤虫与聚盐虾的浓度……盐池,从此不再是盐,而成了一种深不可测,也神秘莫测的存在。它注定还要演绎新的传奇。

果然,只要有人关注与介入,它一定会发生新的嬗变。有人发现,在跨湖大道的006号灯杆处,可以拍到山水相依、道路逶迤的盛景。于是,乐山乐水者都来006号灯杆拍照,那一屏山,在各种各样的审美与眼神中,绽放出了神奇的色彩。

后来,打铁花到盐池边了。造花的人可能没有想到,如镜的湖面,给了铁花最有力的托举。从观景者的惊叹声中你可以发现,多少人被水与火的艺术倾倒。如果说这打铁花,还有青春的演出歌唱、舞蹈还不足以让人震撼的话,万年盐池上空有了直升飞机,让你亲眼目睹盐池的七彩,亲身体验因缘际会、转瞬即逝。等着登上盐池的人,排成了长队,等待的焦灼与上升的喜悦交织,连盐池的水都忍不住轻轻摇荡。尽管它的浓度要比一般的水大得多,但它毕竟来自远古,来自海底,毕竟曾是许多人生命的必需。它沉默、矜持、高冷,都有理由。

后来,帆船急不可待地从海南来了。它以硕大的身躯和亮丽的色彩,飘飘荡荡在池上摆开了阵势,那是一种令人心旌神摇的浪漫。北方的人们,哪里见过这样的轻盈和饱满?盐池变了,退盐还湖,引水入湖,它悄悄蝶变,成了运城南边南山下灵动、深邃、洁净、神奇的南湖。

盐池边,如今有了观景的小火车,10元钱一位,生意热辣滚烫。坐上小火车,可以看湖、看山,还能欣赏优雅的天鹅、火烈鸟、灰鹤……数不清的鸟儿在湖边翔集。那天,一位白发老人说,连天鹅都来了,这地方不得了了。

盐池啊,盐池!美丽的、崭新的、水平如镜、波光粼粼,可泛舟、可畅游的盐池,该怎么宠你爱你打开你呢?只有轻轻地从你身边走过,看着你,你便属于我。